

◇胡伟专栏·群峰青

◇人间小景

◇小说世情

# 从『两山』理念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

20年前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。这个理念一句话，简练易懂，在全国引发生态建设热潮，我国林业自然生态环境就此上了很大台阶，森林覆盖率创了新高，沙漠治理处于攻坚状态，自然资源管理理顺，污染治理实现全面管控，各级政府GDP思维已经转为绿色发展，生态文明深入人心。今年上半年，北京大报大刊都在准备文章纪念。我看到中国科学院刊物已经推出专辑，科学家们都在写文章表达自己的学习、理解和体会。

50年前，我在皖南生活。安徽省位于华东地区，境内有长江淮河巢湖等水系，名山有黄山、九华山、天柱山、大别山等，大型水库有佛子岭等，包括矿产资源、土地资源、水资源和生物资源，安徽省自然资源丰富，适合多种农业和生态发展。我在青阳县读的小学、在铜陵市读了高中，它们紧靠着长江南侧，属于南部丘陵地区，小山连着小山，松树、杉木等树木不少，但是大多数属于次生林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老家发过几次大洪水，好几次夏季洪水涨过屋檐，亲戚每到夏天都有点紧张。洪水还威胁着其他地方，淮河在安庆市、合肥市以北，有大平原，是粮食所在地，听说以前隔三岔五也有洪水，种粮的老百姓苦不堪言。1998年，长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，安徽省为了保长江中下游安全，部分河道开坝泄洪，千里沃野变成泽国，代价十分巨大。自从三峡大坝修好以后，安徽再也没有发生大级别的洪水。

回想安徽省的生态建设，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党中央指导下，安徽省大修水利，农村四旁植树，种植经济林。1980年代，邓小平提倡全民义务植树，全国掀起消灭荒山运动。广东省第一个消灭了荒山，安徽省很快也消灭了荒山，建立国有和乡村林场，发展林业事业，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，面上的生态建设初有成效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包括省会，安徽省所有的地市县乡村都在绿化美化。合肥市扩大了规划，把巢湖纳入了范围，把骆岗机场改建为亚洲最大的公园；安庆市作为老省会，城市乡村高楼拔节，绿色面貌一新；芜湖市除了高架桥，沿长江修了湿地景观；黄山、铜陵、蚌埠、阜阳等市都高标准把城市生态进行了再建设，到处绿色葱郁。

安徽省只是全国生态建设的一个缩影。全国已经上了新台阶，走上规模内涵道路，城市环线以内的绿化美化高端上档次，城郊有湿地的修湿地，有公园的修公园，乡村引进特色乡土树种，打造生态文旅旅游项目，人均生态指数直线上升。不提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浙江、福建等省的高质量生态建设，就是西北五省、东北三省、内蒙古自治区等生态建设力度也规模空前，不但城市和乡村生态美了，而且所在区域的沙漠也得到大规模治理。可以说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中国整个生态都得到了规模化治理，这种现象历史上从未有过。

这种态势固然有国家号召推动的因素，但是老百姓对美好家园的期盼是根本力量。生态建设是最普惠的公共工程，老百姓奋斗的目标就是安居乐业。各地政府对生态建设的重视，体现了对民生的重视。至于地产大发展，间接拉动了生态建设，这是社会力量，是锦上添花的行为。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关心社会最大公约数，关心全民共同的需求。

在全国生态建设“硬件”全面提升台阶之后，生态文化、生态文明等精神“软件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以前的生态建设很大程度上着力点在物质层面上，要巩固成果、发展成效还要靠制度文化建设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为了时代问题而来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吸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，结合了中华优秀文化，指出了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方向，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，明确要求中国发展安排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之中，让中国这条超级大船行稳致远。从“两山”理念，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党中央深刻把握了中国的现实、未来，驾驭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，开创了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理论，掀开了中国新发展瑰丽的一页。当代中国，是无数先烈浴血奋斗，抛头颅、洒热血，抛家舍业奋斗而来，要让中国以人类文明新姿态闪耀东方，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。

“8·15”，让我们更加深入地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更好理解“两山”理念，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，勇于面对国际波诡云谲的局面，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，心无旁骛，凝心聚力，踏实建设美丽中国，争取早日实现国富民强生态美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## 田埂上的教育学

朱明坤

我正伏案批改作业，隔壁房间，孩子的哭嚷如同骤雨初歇又起。正欲起身，母亲已先一步过去，她轻拍着孩子小小的脊背，哼起一支老调：“风婆婆，送风来，凉快凉快小乖乖……”声音像温软的旧棉布，裹住了孩子抽噎的急躁。哭声渐低，代之以安稳的鼻息。这简单的歌谣，竟比育儿宝典里的妙计更灵验。

母亲进城帮我带孩子，像把一片故土的微缩景致移入了公寓楼。阳台花盆里她随手点了几颗豆子，日日引着孙子浇水探望。豆苗破土迟缓，孩子急得跺脚。母亲蹲下身，手指轻点湿润的泥土：“莫急，莫急，豆子睡醒了才肯伸腰，和你早起揉眼睛一个样。”她把等待二字，揉碎在豆子缓慢生长的呼吸里，让懵懂的孩童第一次模糊触到了时间的肌理。

小区花园在她眼中是另一片丰饶田野。她牵孩子蹲在草坪边，拨开杂草，手指点着：“瞅这锯齿边的叶子没？是苦菜，性子凉，煮水喝能祛火气。”又拨拉几下，指着几片趴地长的厚实小

叶子：“这是长命菜，老辈人起的名字，命硬着呢！掐一把回去过个水，拌点蒜泥香油，清清爽爽，带点酸头儿，开胃！”城市孩子眼里的杂乱荒草，经她指点，忽然有了清晰的姓名和脾性，仿佛蒙尘的珍宝被重新擦亮。花草无言，母亲却让它们开口，讲述着大地最朴素的生存之道。

暑假送孩子回乡。母亲脱下围裙换上旧衫，回归她的田野。田埂边，她踮脚从低矮的构树枝条上摘下一簇毛茸茸、红艳艳的小果：“这叫楮桃儿，熟透了甜丝丝。”又指着远处风中起伏、穗头渐沉的稻浪：“瞧这稻子正灌浆呢，日头越足，米粒才越结实。”孩子们跟在她身后，小脚沾满泥点，耳朵灌满这些与土地脐带相连的常识。她在垄间行走，目光扫过田埂边，俯身从泥土里捻起一粒干瘪的稻谷，郑重放入孙辈掌心：“瞧这干瘪样，也是从土里长出来的。一颗谷，七斤力。糟蹋了，土地要叹气。”春种秋收的艰辛，对自然的敬畏，就在掂量这粒干瘪种子的瞬间，无声地刻入孩子心头。



夏日山海  
李海波 摄

◇风雅颂

## 凉风有信知秋来（外四章）

任崇喜

早晨，行走。目光所及之处，沐浴一夜暮色的物什，多是沉寂之象。那棵凉，蹑手蹑脚走来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宛如仙来之气。一阵微风，从草木叶间生出，幽幽掠过身子，爽意浅淡。与这个季节的主调，大相径庭。行走中，不时地，风儿循着刚才的轨迹，又走上一遭。倏忽之间，又寻不着踪影了，好像要与你捉迷藏。

秋来了，立秋了。两个垂钓者，聊天的话语传来。恍如隔世。中原地带，秋冬、冬春之交，季节的脚步缓缓，让你觉得日子的漫长。好像，有大把的时间，盈盈在握。有时间，应该做些事情。却不。半载过去，留下的，只是大片大片的空白。似水流年，书写着淡泊的光阴，书写着人生的况味。这个季节，闷热，潮湿，暑气逼人，是显赫的印章。凉风与热浪，交织成秋序幕。

“凉风起天末，君子意如何。”那些日子里，数星星，看月亮，晒阳光。告诉我，生命树的哪一片叶子，已经被照亮？

### 一雨成秋

西风一起，人间便凉了下來。一场雨來，又一场雨來。秋雨潇潇，远离冬的萧索，告别春的轻柔，褪去夏的暴戾，缠绵细腻，如烟似雾，密密斜织，悠然洒落。夏秋之交，雨如顽皮的孩子，来回奔跑，仿佛只是为赶趟似的。

这个季节，每一滴雨水，都携带着凄迷、断肠的因子。疏雨梧桐，骤雨荷花。一场雨，让所有的物象与情思，脆弱起来。弱不禁风。人世间的一切，落寞的哀愁，落英缤纷，遍野哀鸿。生命的凄美之感，在夜晚加剧凉意，氤氲成乡愁的长短句。

切莫急。秋心为愁，记挂心头，压倒的，只是自己。风里來，雨里去。人生洄渡，横竖不过，是多淋一场雨。水雾缭绕，秋风爽朗。倒不如，借这一场雨，洗濯烦襟，放松心情。行走中，不时地，风儿循着刚才的轨迹，又走上一遭。倏忽之间，又寻不着踪影了，好像要与你捉迷藏。

### 桐叶秋

金风送爽。时辰一到，季节的物象，纷至沓来。冬有绿萌，春有落红，夏有落叶。来，就得有仪式感。庄严。认真。一腔敬畏，满腹遵循。

太史官高声奏道：“秋来！”奏毕，发黄的梧桐叶子，配合默契，应声从满树葱茏中翩然落下，以寓“报秋”。没有人深究，这不是一场戏。原因很简单。阔大的梧桐叶，锁不住水分，稍有震动，便会有所反应。

一叶惊落，敲响时光飞逝的唏嘘；一叶惊落，触发春华秋实的哀愁。一叶惊落，伤感的，是诗人敏感神经：“早秋惊落叶，飘零似客心。”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”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……一叶惊落，冷落凄清，铺天盖地，汹涌而来。“悲哉秋之为气也，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。”四季更迭，禁不住，想惶惶地问一声：我的生命之树，是否已满枝霜叶？

罢了。哪有千载笃定之规，哪有一成不变之理？落叶，又岂止只在秋日？大自然，自蕴天机，谁能参透，谁又能言说？“万事销身外，生涯在镜中。惟将两鬓雪，明日对秋风。”此般，从容淡定。同行者，有几人？

### 秋草有声

淅淅沥沥，那是雨的声音。细细碎碎，那是树叶在动。

我站在讲台，手中握着现代教育的刻度尺。母亲手中没有尺，她只有童谣、豆秧、野草、泥土，和一颗洞悉万物生长的老农之心。她的教育学，一半在都市阳台的童谣里生根，一半在故乡田埂的泥土里抽穗。童谣抚慰城市里成长的焦渴，泥土则滋养着对生命根基的认知。

两种场景，两本教材，母亲却始终是个不倦的讲解员。她教会孩子的，从来不分辨苦菜或楮桃儿，更是将整个自然与生活本身，化作一本敞开的、呼吸着的教科书。她以土地般的沉默和坚韧，传递着最古老也最珍贵的真理，无论身居楼宇或脚踏泥泞，对脚下土地的爱惜，对一餐一饭的郑重，对生命成长的耐心守望，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

母亲一生未曾读过教育学论著，她的智慧深植于脚下泥土的每一个颗粒，每一次俯身和弯腰。她以大地为纸，以生活为墨，在讲台之外，在田埂之上，写就一部无需注解的“双料”教育学，字里行间，全是生命、自然与爱的朴素真章。

孩子们蹲在田埂边，指尖染着楮桃儿的淡红汁水。母亲直起腰望了望天边舒卷的云，轻轻念叨：“云往南，水涨潭；云往北，好晒麦。”这口耳相传的古老农谚，裹着泥土气，又随风飘散在田垄之间。远处豆架上，几片嫩叶在风里轻轻晃了晃。



夏日山海  
李海波 摄

窸窣窸窣，那是风在穿行。

草木新枯的秋晨，越过夜晚的虫鸣，越过晶莹的露珠，邀约高天上的流云，看人世间平凡一幕。

风在动，微弱的气流，在草尖上滚动。草在轻摇，在秋凉里，簌簌有声。草在微颤，那形态，像在颌首，似是致意。秋草声声，时断时续，若有若无，在草的肌肤上，一寸一寸滑过。缓慢。轻柔。一阵阵律动，在那草丛间荡漾，昭示着玄音。天地洪荒，秘不示人。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影。

草木摇落，绿意渐褪。蒹葭苍苍，伊人何方。情不知所起，又不知落向何处。世间苍茫，只在一念间。挥手间，剑起刀落，万般皆休。且听，且听，秋草有声，嚶嚶喑喑。那声音，像落下来的天籁，携带萧瑟的气息，在心底漫流，冷冷有韵。拂去凡尘，怀揣闲心，杂音之外的清响，一定能把隐匿的耳朵——唤醒。漾出心间的喜悦。

### 寒蝉凄切

“立秋未觉三夏尽，时序已新秋。”秋天的脚步，已至门庭。寒蝉鼓足劲儿，唱着最后的歌，壮怀激烈，短促潦草。浪子柳三变，北宋东京，汴河之畔，铺开宣纸，研墨提笔。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”墨色洇散，泪痕斑斑，一幅初秋图跃然纸上。

寒蝉，在纸上，凄切喊叫。声声，如刀，劈向如铁的暮色。暮色，一点点地落下，一条通往远山的路，若明若暗。蝉的鸣叫，让想念的藤蔓，蜿蜒其上。路还是那条路，沿着旧时光，向来时的方向返回。想起一个人，一如初见……

有一种遇见，一眼凝眸，便是永恒。曾经怀抱热爱、奔赴山海。希冀过好，每一个当下；不辜负，每一个秋天。时光，落在一只蝉的身上。清露时节，蝉鸣，端的是“啾啾唧唧难为听”。一声声催促，一声声叹息。失去预定目标，所有的余光，都是信马由缰。倒不如，选择无畏，追赶时光。把以前匆匆走过的，在余生的秋天里，再走一遍。慢慢看，细细赏，已是这个初秋的最大愿景。

## 链条时代

张爱国

公元2125年。B国一座长期休眠的火山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喷发。瞬间，火山灰四散弥漫。

消息传来，几架正欲起飞的航班被紧急叫停。最初，乘客们并未在意，他们本来就是到这儿旅游度假的。可是，他们的轻松很快在越来越糟糕的现实面前变得焦虑起来——火山灰并没有立即散去的迹象，航班何时起飞也成了未知数。

远隔大洋的M国，一个小伙子心神不宁，坐卧不安——他情深意切的女友因火山灰而被困遥远的异国机场，而且病了。他想赶过去，但整个西半球的航班都已停飞。他焦躁不安地坐在电脑前，他是股票交易所的操作员，他心不在焉地在键盘上敲打着数字。这些数字将被显示在交易大厅的大屏幕上，无数双发射着欲望光芒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被这些数字牵引。

忽然，交易大厅里一片鬼哭狼嚎，世界仿佛突然滑进末日的深渊——一只无数人看好，也从来坚挺的股票，突然严重下挫。人类世界的发展简直不可思议，仅仅一个小小数字的改变，就让那么多刚刚还风度翩翩、趾高气扬的人一下子成了乞丐。

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：那只股票并非真的下挫，而是那位思念女友的小伙子的错误操作所致。要知道，从错误的发生到错误的纠正，前后仅仅十分钟。然而，错误的严重后果已经无法挽回：无数人从高楼大厦上纵身跳了下去，更严重的是，造成X国——一个中等富裕的国家破产。

国家破产，失业者剧增。不久，X国大批失业者走上街头，高呼“要工作，要生活”的口号。然后，他们浩浩荡荡地来到总理府——他们将责任归咎于现任总理的经济政策，强烈要求现总理下台，前总理重新执政。可是，反对前总理、支持现总理的民众又不干了，他们也立即集结起来。两派人在总理府前剑拔弩张，对峙着。

对峙越来越尖锐。不久，军队也分成了两派。X国爆发内战。

X国的内战有向周边国家蔓延的危险。全世界都知道，一旦蔓延开，势必引起整个地区，乃至整个世界的冲突。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，竟然还面临着来自自我毁灭的危险，实在令人汗颜。

“一号大国”M国坐不住了，它并不是害怕责任最后会追究到它的那位小伙子的错误操作，而是它清楚，这样下去，整个世界格局将会重新洗牌。那样，它“一号大国”的交椅就有可能被它国抢占。他要誓死捍卫自己这二百多年历史的“一号大国”的派头和利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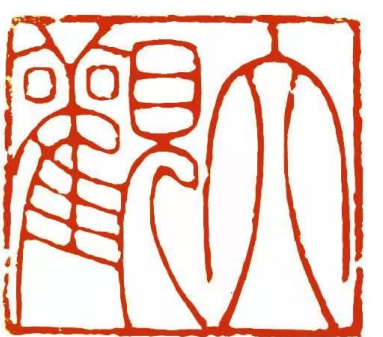
M国总统要亲自飞往X国，调停X国内战。可是，火山灰还没有散开，专家建议总统还是不去为好。考虑到自己竞选连任在即，M国总统只有铤而走险。在踏上飞机旋梯时，M国总统对记者大声说：“为了M国永久的利益，我虽死亦无悔！”

M国总统竟然一语成谶：总统专机在B国附近坠毁，机上人员无一幸免。就在人们纷纷将坠机事件归咎于火山灰的时候，M国却指责另一老牌强国E国，称飞机是被E国发射的武器击中而毁，并拿出了许多证据。E国先是否认，继而沉默，最后竟然高傲地宣布确系自己所为，并说：“为了人类和平，E国已做好了战争的准备！”

M国大怒。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爆发了全面战争。随即，两国的传统盟国也纷纷加入，世界大战爆发。

为了彻底消灭敌人，M国想到了它世界上第一核武器大国的实力。与此同时，E国也想到了它能将地球毁灭数次的核武库。

于是，几乎在同时，E国、M国、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都升起了一朵朵硕大的、黑色的蘑菇云……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在蘑菇云到来之际仰天长叹：“人类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看起来越来越紧密，其实却愈加脆弱……”



夏日山海  
李海波 摄